



第154期 · 2024年7月

非賣品

品佛荔真味 與六祖結緣



信眾虔誠禮敬佛祖舍利

六祖惠能大師之祖庭——國恩寺。

真正聞名久矣，也聽說住持如禪大和尚工作認真，實事求是，換句「潮語」，這叫做「貼地」。

畫友梁君度兄日前說：今年國恩寺有「佛荔節」呀，你前往嗎？

「那真好！你帶隊，我們組織五、六個畫友跟你前往！」

梁君度與國恩寺住持如禪甚有緣分，他們不僅是書法之友，更重要的是梁兄不斷地為國恩寺做實事，他應邀寫了十多道碑文，惠能大師父母的合墓之地也是由他寫上碑文的。

這天——七月六日上午九時許，國恩寺的「佛荔節」開始頌經法會了，一眾法師莊嚴地在六祖一千三百多年前親手種植的那棵荔枝樹前，率眾念頌，數百出席典禮的信眾，雙手合十，一派莊嚴愉悅的景況，雖然天氣酷熱，也擋不了大家的熱誠。加持法會完成後，住持



一千三百年荔枝樹的果實



國恩寺法師誦經加持佛荔



如禪更親自把台上的佛荔送與參禪者。列隊信眾滿懷喜興，甚有秩序呀！

法會完成後，本應該讓如禪住持好好地休息一下，但他真是「分秒必爭」呀，喝一杯茶後便在方丈室裡接見我們。

我們這一行十餘人真難得，在君度兄的協助下，如禪住持第一批會見的就是我們！眼見方丈室客廳還坐滿客人，我們也不好意思多耽擱呀，十餘分鐘後匆匆離開方丈室，由君度與兩三位工作人員帶領我們參觀了。

國恩寺座落龍山，所以開始時是稱為



國恩寺



筆者與住持如禪法師

龍山寺，惠能大師的故居在這裡，他經常思念父母恩情，於是後來龍山寺改稱為「報恩寺」——報答父母親朋及社會人士的恩惠也。到唐中期間，惠能的南禪聲譽更大更興隆，本來邀請他擔任國師，但惠能自言年已老邁，希望留在嶺南之地，於是中宗把報恩寺賜名為「國恩寺」。此為惠能年少時活動之地，且後來也成為他的圓寂之地，意義重大也！

國恩寺儘管在這千年來經歷了風風雨，「文革」期間更遭破壞了，連那棵一千三百年惠能親植的荔枝樹也遭焚毀，迄今你還可見到樹身有遭焚成洞之處，但「文革惡夢」已逝，改革開放之後，此荔枝樹逢春再生，又欣欣向榮地生長開來，而且還生長出不少果實。前幾年因疫情而暫取消「佛荔節」，今年恢復了！——我們適逢其會，很感恩。

我個人倒希望，信眾在今後的日子，找機會到雲浮國恩寺看看，它在廣東新興縣，三、四個鐘頭車程可到。

到國恩寺，你盡量爭取機會看看「佛舍利」，這裡有佛祖七顆舍利子，據說是當年惠能從五祖弘忍大師手中連同達摩袈裟一并接過來而南下的，當然十分珍貴。此佛祖舍利後來藏於國恩寺地宮。現今，國恩寺特設了一個「佛舍利殿」，讓信眾進入圍繞參拜祈福許願，很具吸引力的一項舉措。

今天的方丈如禪法師原是雲浮羅定人氏，佛學院出身，一九九七年任當家師；二〇〇四年正式成為國恩寺方丈。



國恩寺多個石碑由書法家梁君度書寫，甚有緣分

酷熱下遊園賞花

較常來妙法寺的信眾，當會感受到——妙法園林裡的花草樹木不斷地在成長，三幾年前看到的一棵樹可能你可以「平視」它的樹頂，但今天你非要抬起頭來，仰起頭去看它，可能也祇看到像一把雨傘的「傘內遮骨」吧！

樹木的生長就像人的成長一樣！

除了「成長之外」，你還有一個感覺，就是「兒孫滿堂」。怎麼回事？

——有些樹木是老了，除了給你一個「老樹盤根」的感覺之外，還會給你一個像「大家庭」的聚在一起。你看這棵在香港難得一見的西班牙柑欖樹，它本已經很「老」了，來到妙法寺後一住就是十年。在這十年裡它不但「安居樂業」，在幾年前已看到在它的根部處生長了「幼苗」，慢慢地這些幼

苗也成長起來了，成了它的再生枝幹。慢慢地，十幾枝幹也壯健起來。如今看上去便彷彿兒孫滿堂地聚生在一起啦！

前些日子，天氣酷熱，香港的新界之地也三十四度了。在妙法寺園林那個大魚池裡，看着那些錦鯉在水中優悠欸擺，你頓有清涼的感覺。不久前這大魚池也來了「不速之客」——放上十幾盤荷花的。（不知道法師是不是預感到酷熱快來了，放幾盆荷花在上面），為這些魚兒陰涼一下吧，要不然你用手放在水中試試，涼水也變成溫水。

看到這「小小荷塘」也有荷花盛放，倒教我們禁不住又拿起手機「打卡」。

園林內有兩棵「不起眼」但年資非常厲害的大花紫薇，前些日子也開花了，從地下望上去是看不到的，由於大花紫薇的花



都是生長在樹頂上的，而這兩棵則屬於極之少有的「高大威猛」，有二十米之高，從地下是不怎樣看到它的花，但剛巧它栽種在我們園林的天橋旁，在天橋上是看到了。——真好彩！

在香港街道上也有栽種上不少「大花紫薇」的，祇是不會那麼高，多是三、四米高度的，一根樹幹撐着葉叢，像一柄雨傘，那些大紫花就生長在樹頂上，如果你坐上巴士，在上層望下去也甚有可觀。

——除了這兩棵甚少見到的大花紫薇外，妙法寺內還有多欸平日較少見到的樹

木。不少善信說，抽個一天半日遊遊妙法園林很好，再過些日子，中秋過後，較清涼了，那時候遊園更輕快。

一年四季，花草樹木都有變化，那就有不同的觀賞取向。花種本身的觀賞也很好，我們連傳說中的「佛教五種花樹」都有，那是菩提樹、曼陀羅、鳳眼果、雞蛋花以及地湧金蓮。

讓我多刊登一幅照片給你看，這個一條條白色的花條，多熱鬧，你看看它，相信即使剛好心情欠佳看了也會開懷，心情也頓然開朗了，這棵花就是「文殊蘭」。



黃蘭

在妙法寺內看培養中的花草，看到一棵「黃蘭」。

它栽種在盆內，所以不怎麼高，是兩米左右吧。但已開了廿餘朵花，花是黃色的，所以稱為「黃蘭」，又可稱為「黃玉蘭」。此外還有「白蘭」。

黃蘭又稱南洋烏心石，它原產地在喜馬拉雅山、西藏、印度一帶，你看看，它枝幹好看，加上那些大葉與黃花，它給你的一個儒雅君子的感覺，不「肥」不「瘦」，很適中的體態。



「解手」

人有三急，有天走上一家街市熟食中心，問一店員：

「請問有洗手間嗎？」

那年青店員說：「洗手間沒有，廁所則有，在那邊！」

「廁所」不就是「洗手間」嗎？相信那店員是在心中怪我「過於文

縹縹吧！」

其實都不過是習慣成自然罷了，並非「拋書包」也，他即使說：「洗手間沒有，屎坑則有一個！」亦無所謂。

有時候，有些詞語可能真的太過「不合時宜」，再喚不起人們記憶了。

如果我說：「請問有沒有解手的地方？」

今天的年輕人可能會摸不着頭腦：「解什麼手？我縛住你嗎？」

哈，原來我們把小便稱為「解手」的而且確與「縛住」有關。在古時犯人遭五花大綁，押解在路上，他可能會對士兵說：「我要解手呀！」

即是請你為他鬆鬆綁，他要「放水」也，小便稱「解手」就是如此借用過來。

佛語（九）

修行

我們常說「修行」，這是佛教徒經常提及甚至是經常做着之事。但「修行」之地又在哪裡？有信眾說：「當然是在寺院啦！在寺院修行，是最理想場地。」

是不是這樣呢？要說「對錯」，這也算不上什麼錯，一如我們對待飲食，在高級餐館固然好，但在一般茶餐廳又有何不可？

《壇經疑問品》裡有這一句——

「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

再引伸一點來說，修行在什麼地方，甚至在什麼時候也可以，修行是問心的，我們心中想修行了，那就靜下來「立地成修」便可，不必理會環境，也不必在乎什麼時間的，所謂「在寺修行最好」，那是因為容易攝心，也有導師指引你，而最基本最重要的還是自己的「修心」。

孝敬

很多說話，我們是經常掛在嘴邊，但有沒有放在心上？有沒有好好消化呢？我看，好些時是有所忽畧了。譬如我們常說：「敬天地敬鬼神！」這裡的敬，固然重要，但天地與鬼神之外呢？

《四十二章經》裡說——

「凡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親，孝親最神也！」

此話語是清楚明白的，像對着你談話那樣，很親切，用句現代地道語來講，那是說：「你與其孝敬天地鬼神，不如先行好好地孝敬自己父母啦！如果連自己的父母也不去孝敬，那還講什麼孝敬天地鬼神！」

這就說得清楚明白了，所以我在書本上看到一位法師說：「你與其禮敬菩薩，不如先禮敬家中的活菩薩吧！家中的活菩薩是誰？就是我們的父母。」

道場

印光法師有一句話說得很好——

「家庭即道場！」

他整節話是這樣的：

「即家庭便是道場，以父母兄弟妻子朋友親戚盡作法眷，自行化他。口勸身率，使其同歸淨域，盡出苦輪。可謂戴髮高僧、居家佛子矣。」

在家是道場，正好說明了所謂「修行」之地則是無處不是，這裡比修行更進一步的，是指互相學習、教導與引導他人的場所，不僅是自家一人的「修心養性」，這是更上層樓的做法，當然在家裡作為「道場」其實也是修行的一種方法，是相輔相成，共融共進的方法。

父母親

《大薩遮尼乾子受記經》裡有一組話很有意思，雖然文字較多，還是在這裡抄錄一下讓大家先行看看——

「若有不孝眾生，不念父母生養之恩，舍背父母，與妻子居，所有衣食湯藥，念給妻子，不與父母；父母衰老，出入無力，曾不生憂，親近扶持，於其妻子晝夜不離，得一美味，不敢自吃，持與妻子，或偷父母所有財寶，私與妻子歡樂食吃；父母善言不肯隨順，妻子惡語信用無舍，或為妻子訶罵父母，或共親族母女姊妹尊卑上下行於謠欲，無慚愧恥，如是眾生……攝在劫奪眾生數中，上品治罪。」

這組話語，在今天世界一些家庭父母夫妻關係看來，真有點兒「似曾相識」之感，我們可要好好反省，最少要警惕在心。



談弘法的難易

——在弘法人員講習會開幕致詞——

·竺摩·

(原刊於一九七八年七月《內明》第七十六期)

修學大乘佛教的行者，他的職責，是在於「利生為事業，弘法是家務。」原因是一個真正的佛弟子，他必須要負起弘揚佛法的責任，佛法如不弘揚，如何能發展，如何能昌明？本來佛陀早已把住持佛法的責任交給僧團，把擁護佛法，推廣佛法的工作，付託國王大臣宰官等在家居士，但時至今日，宣傳佛法、應該是僧俗二眾的共同責任。所以佛青總會這次舉辦弘法人員講習會，訓練弘法人員，是極有意義的。我亦想乘此機會，要與各位一談「弘法的難易」。

一、弘法是一件難事

弘法本來是一件好事，因弘法與人有益，亦是續佛慧命；同時亦是一件難事，因佛法的奧妙處，實在是難以言說的，說法弘法云云，只是在化度攝眾上的一種方便作畧罷了。

(1) 弘法要解行相應：佛法的宗要，重在實際修學，不徒託空言；故學者由聞見解，由解而行，由行而契證真如，解行相應，智悲具足，則起而弘法，才能生起感召的作用與力量；不然，沒有實際功夫，光是空口說說，那末在感召攝化方面，是會大打折扣的。故經論中肯定由說法而弘法只有五種人：佛陀、菩薩、羅漢、天人、化人。然佛在世年代，亦有維摩居士、勝鬘夫人等作獅子吼，說無畏法，他們是凡人，不是亦可以說經弘法嗎？其實他們是「內秘菩薩行，外現居士身」，不是普通白衣可以比擬的。因

此，不論其是凡僧或白衣都好，若是出來弘法，或許解行未能相應，但亦須嚴肅威儀，謹慎發言才好。

(2) 弘法要鄭重其事：弘法的人，要態度認真，不可草率從事；為什麼呢？須知「重法不輕說，輕說人不信」。如果說法弘法的人，對佛法輕心慢心，隨隨便便，那麼聽法的人必定會跟上來，也是法輕心慢心，隨隨便便，那麼聽了法便不會生起好的作用，反而因輕慢不信而招罪戾。故法華經說：「破法不信故，墜於三惡道。」因此標榜弘法者，務須儀態端莊，精神肅穆，心地清淨，這是非常重要的。古人為尊法重師，坐沉香椅，登師子座，便是這個意義。但唐代高僧如悟達國師，登座說法，受皇帝禮敬，名利心動，忽遭宿業襲擊，生起「人面瘡」來，這就可給我們弘法人員最好的借鏡。

(3) 弘法要對機施教：佛經梵名「修多羅」，義譯「契經」，有兩條原理，即弘法者所說之法，必須要上契十方諸佛之原理，下契一切眾生之根機；若是法不投機，便會失掉弘法的效用。所以佛陀行化一生，都是注重「對機施教，應病與藥。」中國的孔子教導學生，亦有採取因材施教的作畧。如論語說仲由一次問他：「聽到一件應作的事，我馬上去作好嗎？」孔子答：「有父兄在，怎不加考慮就去做呢？」但同時冉有亦問這個問題，孔子却答他：「你聽到了，馬

上去做。」另一個學生公西華在旁聽了好奇地問道：「老師！他兩個人問的是同一個問題，為何你的答法不同呢？」孔子說：「冉有胆小，我即鼓勵他大胆去做；仲由剛強好勇，容易僨事，故我叫他先與父兄商酌，以示慎重。」佛陀一生弘法，都是觀機而說的，他的弟子們有時就感到這種工夫做得不夠了。如舍利弗有一次教錯了兩個徒弟，即教打金師出身的徒弟修不淨觀，教洗衫的徒弟修數息觀，兩個久修不成，要罷道還俗，在回家途中遇佛，道出還俗的原因，佛就叫他兩個把修行的方法對換一下，即教洗衫的修不淨觀，打金的修數息觀，不久悟道了。所以弘法的人亦要先觀察對方是什麼根性和程度，然後向他灌輸佛學知識，收效較大；但這事有關修養，並非一學即會的，故說弘法是一件難事。在梵網經中還教弘法者要慎選教化的對象，不是法器，不可隨便授法，故戒為非人說法，因法落非人之手，偽似亂真，法將不成其為法了。這是含有寧可無人，不可無法的意思。

（4）弘法要不惜犧牲：弘法是一件難事，故發心弘法者，須先抱犧牲的精神，事到萬難的時候，即使殉教，亦在所不惜。如富樓那有一次要去一條惡村弘法，佛陀叫他不好去，他堅持要去，佛陀問他：「你去有人用石頭向你打擲，你怕嗎？」他答：「不怕。」「用杖棍打擊你呢？」

「亦不怕。」「用利刀來要殺你呢？」「那也不怕，有法可弘，即使被人殺死，亦是為法而死，死得其所，不算什麼。」佛陀笑道：「那你就去吧。」結果富樓那毅然地去弘法，確實遇到許多打擊，他為了弘法，始終忍耐應對，並用種種法子感化他們，後來那惡村的人都被他感化，亦成了善村。回想起我四十年前在廈門閩院讀書，日本教師神田惠雲，終是風雨不改來院授課，那種為教育獻身的精神，值得佩服。廿年前我在夏威夷弘法，看見日僧在街路上大聲播道，即使聽眾少到不能再少，他仍大聲不息，這種不惜犧牲的傳教精神，亦可作弘法人員的參考借鏡。

二、弘法是一件要事

佛法能生存世間與否，是有關佛教慧命的絕續之所繫，所以弘法是一件難事，亦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

（1）佛為弘法現身：佛陀多劫以前已成佛，為何現在再來現身說法呢？法華經說：「佛為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無非欲令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換句話說，佛陀出現世間說法弘道，無非使一切眾生依法修行而成佛，如果沒有了佛法，他們怎樣能成佛呢？佛法的慧命又怎能繼續下去呢？所以知道弘法對學佛來講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

（2）法為諸佛之師：三寶以法為中心，僧



蝶豆花茶

如果你沒有先看本文這題目，你曉得這是什麼花樹嗎？

這蝶豆（又名藍豆），葉很綠很茂盛，原來它是很好的花茶。那些葉用來泡茶亦很有意思的。不但清香，且有很強花青素，據說是抗氧化佳品。此蝶豆花茶有減肥及讓黑髮生長的作用。——如此一說，看來會很受歡迎了。

依法修，佛從經出。金剛經說：「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華嚴經說：「十方三世諸佛，皆因親近善知識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知識指明師善友，都是指導佛法給人修學的弘法人員，如果沒有人弘法，十方諸佛，將都難以成佛。故法為三世，沒有法便沒有了佛，弘法的重要性，於此可知。

（3）見緣起即見法：「諸法因緣生，亦從因緣滅」，從因緣生滅中，見到緣起性空的道理，這個道理——緣起性空，是佛法中心的理論，所以在般若經中有「見緣起即見法，見法即見佛」的說法。我們現在為什麼見不到佛？因未悟證諸法緣起性空之理，智眼未開，有執障礙，故不見佛，若悟證性空之理，掃蕩情執，大開智眼，即可於法性空中見自本性，即是見佛了。故一次佛從天上下來，好勝的蓮花色尼爭先見佛，以為第一，却被佛呵為愚昧之人，責她以相見佛，永遠也見不到佛的真相，須菩薩雖不在佛的身邊，但他在林間宴坐，修習空觀，早已於法性空中與佛相見了。這正是金剛經所說「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的道理，法性不空，無從見佛，亦見得弘揚佛法，修學佛法的重要性。

（4）以法供養為最：在華嚴經普賢行願品中，說有「財物供養」與「法供養」。法，指真

理。佛示現於世為證真理，同時弘法也為使一切眾生證悟真理，故以法供佛——以真理供養，為一切供養中最好的供養。經中還列出如法修行、利益眾生、攝受眾生、代生受苦、勤修善根、不捨菩提業、不離菩提心的七種法供養，是敬佛最高最妙的供品。法之可貴，也顯示弘法的重要性。

三、弘法是一件易事

上面第一節曾說弘法是一件難事，為何現在又說是一件易事呢？同是一件事，從不同的觀點或角度來看，說法亦自有異，但並非前後有什麼矛盾，實是相異而又相成的。如人同在立廬山看山，橫看成嶺，側看成峯，遠近高低，各自不同，但整個廬山的面目，依然如故，並未曾有什麼改變。現在我說弘法有難有易的道理，亦是如此：

（1）不用高座故易：前面說過為尊重法師說法，要坐沉香椅，踞師子座，說無畏法，這不是普通俗人說法可以辦得到的，故說為難。且白衣高座說法，比丘下座聽聽，為律部所呵禁，故說弘法為難事。今時代不同，已從科舉時代轉到科學時代，人文思想都在趨向新潮流，佛教自然亦不能長住「不動地」，則弘法亦須要採取順於潮流，適應環境的靈活方式與技巧，才符合契機的作用。所以你們現在出外弘法的方式，不用高

修飾

在一些屋邨，看到一些園林式的環境布置，很覺得能增加生活情調，不必「大規模」的，不必「大陣仗」的，小小一點心思也很好。像本圖，我就在一屋邨路上看到，被修過的一些花草樹木，稍作修剪，不像好些攬園藝者把草木修得過分整齊，很不自然的，我看到好些「日式園林」便是這樣。



座，採取站立的演講方式，既無「比丘下座」的譏嫌，亦無「白衣高座」之傲慢，所以說，弘法是易事而非難事。

（2）僧少俗多故易：出家為僧的生活，是要簡樸清苦，在於「淡泊明志，寧靜致遠」；但現在的時代，科學發達，物質文明進步，物慾逐步抬高，人多傾向奢侈浪漫的生活，誰肯來過簡樸、清靜、素食、早誦的出家生活？所以普通的僧眾已一天少過一天，能弘法的大德，更是少之又少，弘法的工作已不易推動；幸得現在已有一班知識青年進入佛門，他們雖未深入經藏，但已窺佛法門徑，且具有相當的佛法常識，隨時隨地約得三五同志，便可組團訪問，兼做宣傳工作。這樣弘法的工作，又不是很容易嗎？

（3）通俗宣揚故易：高僧法師，對於經教，往往鑽研半生，才能出來登座說法，故說弘法甚難？而今日一班青年，聽得多少佛法，便可拿來應用，隨時掛起弘法的招牌，出來作通俗的宣講，這不是從弘法難中反而變得容易了嗎？但也有人批評過，在家青年只宜組織「訪問團」，不可叫做「弘法團」，把弘法二字看得太容易了！然而，在此時此地，弘法之僧伽奇缺，那麼居士能懂佛法的，出來做些宣傳工作，亦是在家佛徒應盡的職責，若把「弘法團」改為「宣傳團」，那就比較妥當，名副其實，不致再遭物

議了。

（4）依文解義故易：認真地說一句，說法固為難事，弘法亦非易事。古德有云：「依文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句，即同魔說。」如此看來，說經弘法，談何容易，只有將大藏經永遠封鎖在藏櫃中作為「供養法寶」的裝飾門面，或供養是「供養蠹魚」一飽吧了；然而時代轉變到今日，差不多一切學問都主張科學化、民主化、大眾化、那麼我們的佛法，亦須要把它從象牙塔中搬出來，放到十字街頭，任人欣賞享受才對。何況今日弘法的原則，不光是登座談玄說妙，還需要在大庭廣眾設「通俗講座」，才能使佛法普遍民間。同時弘法不但只在羣眾中演講，亦需要作個別宣傳，在家庭、在學校、在寺廟等處，都可以作個別宣傳；在飛機上、在輪渡中、在火車上，向人作個別談話，亦是弘法的一種。那麼，只要弘法者抱定正當的宗旨，懷着正確的知見，就使他懂佛法不多，依文解義，亦應該承認他是在作弘法的工作人員了。

弘法是難事，是要事，亦是易事，這個道理很多、很廣泛，說不了那麼多；現在不過畧畧提供一點意見，以作各位弘法人員之參考吧了。

七八年四月十三日寫在講堂

先與後

在一間新開的菜檔，看到的不僅是一排排新鮮蔬菜，我在牆壁上還看到這樣一則「醒目」、「醒神」的標語，不禁立即舉機把它拍下來讓大家欣賞。標語曰：

先處理心情

後處理事情

這不是很有意思嗎？相信不少人看到不僅會心微笑，我想還會好好地反省一下的，是不是？



虛 虛 實 實



中國畫，尚意。意是什麼？即是不以「真實」的外在形態為表現目的吧？——可以是表現「手段」、「方法」，但不是目的。

目的是什麼呢？我以為是「心象」，無論你以「形象」出之，或者以「意象」出之，甚至是「抽象」吧？我依然覺得這都是一個表達方式。表達什麼呢？——表達的就是你的「心象」。

我的一個說法是：

形象、意象、抽象 = 心象。心象才是創作目的。

所以在繪畫上無論你如何的虛虛實實，實際上就是一個表現手法。

節日氣氛

特區政府攬上一連串的「夜繽紛」，都是為了攞旺個「市」。當然，搞好氣氛的不僅是一個「市」，還得看整個環境效果。

前些時在港島中環走動，看到皇后像廣場佈置上一個熱熱鬧鬧的喜慶場景，有「龍柱」，有「長城」，有「千帆並舉」，很熱鬧，下方寫上慶祝國慶。慶祝回歸，把環境佈置得如此喜慶熱鬧，也正好帶給遊客，以及我們香港人一抹愉快心境。



物盡其用



在街頭上踱下踱下，有時會看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風光」，即使是小小的「風光」，平日裡不大受路人注目，但仔細地看上幾眼也很有趣呀！像我在灣仔大道東走動時，看到一座大廈一個小小凹位，大約是濶兩尺左右吧！說實在的，這又不能做舖位，拿來招登廣告嗎？又不見得有什麼作為，此大廈業主真有意思，索性放上一幅照片，並寫下這樣幾個字——香港唐樓，我們的共同回憶。（這照片是一九一〇年皇后大道東）。

可愛的回憶

如果我們在香港已生活上二十年、三十年，那麼，我們的「香港集體回憶」一定很豐盛。當然，你得在平日裡好好地留意，也得有興趣留意才好。港島維多利亞公園在今時今日已成了多元化發展，已成了香港人很有集體回憶的一個聚腳點。六月初，此公園有一次頗具規模的活動，是由多家社團合辦的家鄉風味展銷。

（我隨街踱之時，也踱到這地方來了，也順便進場看看！咦，怎麼比平日多了好些警察，而且進場之時還要以「安檢」，把你隨身帶着的手袋之類放下來，讓運輸帶帶入安檢，就好像我們出境過海關檢查行李的樣子。至此，猛然想起：今天是「六四」也！難怪有這項舉動，其實也好

呀，安全第一，我們在這裡安居生活。也得先有一個安全的感覺才好！此乃好事！我看到一些入場者也安然地，毫無怨言的照樣做了，——這就是我們香港人，我們追求的安穩生活。）

搞這個家鄉風味展銷，也好像一個「美食節」，好像今時今日的「工展會」——今天的工展會其實也是在展銷食品了。

不過，這一次活動倒有一個特色，是有一個「非物質遺產」的文化舞台。在這裡看到一些地方戲的演出，有趣的一個鏡頭，是其中一位演出者，未出場之時也做起「拍友觀眾」來了，穿起戲服，化好古裝却拿起手機拍現場照，倒給我們一個



「打成一片」的溫馨。

維多利亞公園地方大，而且交通方便，它除了有多個運動場之外，那些空地更好地讓我們籌辦活動了。

中秋節快到了，這個地方將帶給我們多個集體回憶，包括花燈展，包括大坑的舞火龍，記得我們小時候(或者你帶着小兒女)在維園裡玩花燈，吃過晚飯，一家大小的在維園草地上找個地方鋪上草蓆，有一方之地，一家大小玩一個晚上了，天上繁星點點，地下花燈點點，我曾經帶着小女兒在這裡過一個中秋晚上，三十年過去了，今日印象仍新，這就是「集體回憶」。

——呀呀，看哪一個中秋夜，帶小孫女在維園玩玩花燈。





干與乾

我們常用一個「四字詞語」——「大動干戈」，「大動」兩字可視為「大打出手」。「干戈」呢？顯然地那是指兵器吧？「干」與「戈」是兩種不同形狀的武器，但都是遠古時代的武器，今天我們說「大動干戈」，可不是拿起這原始武器去大打出手，那不過是借用一個詞語吧！。

這個「干」字，在今時今日也經常會令人混淆。干，不僅是「乾」及「幹」的簡體字，它本身就是一個正字而且也有多個意思，譬如我們說「干預」，你不能寫成「乾預」。今天，如果你寫「干了嗎？」也容易令人誤會——你究竟想說「做了」還是「乾了」？「干部」，這可不要以為是簡體字，倘若你「叻唔切」，把它改寫為「乾部」，那就鬧笑話了。「干」字鬧出笑話的，則與「乾」字有關，由於乾、乾兩字除了以「干」作簡體字之外，兩者也會互用的，但如果你寫「乾坤」，肯定是錯了。

方塊字的確有時是顯得複雜的，難怪有外國人說：「漢字真難學！」

其實你進入漢字之後，倒是趣味無窮的啊。

干戈

以上既談到干字，那讓我們繼續看看經常走在一起的那個「戈」字吧！

「干戈」兩字的寫法也是從象形中來，是兩種武器的形狀吧！祇是隨着時間的演進，也像其他字樣慢慢地簡化起來，不再像開始時那樣象形了。「戈」字便是這樣，它是一面可作多面性廝殺的武器，相對地比「干」提高一步了。幾千年來，武器是不斷地改良的，那就是越來越厲害了。今時今日的武器，已經是「科學戰」，再難用上「兵器」兩字。我們不想見到「干戈」兩字，更希望看到以下這一句——化干戈為玉帛。